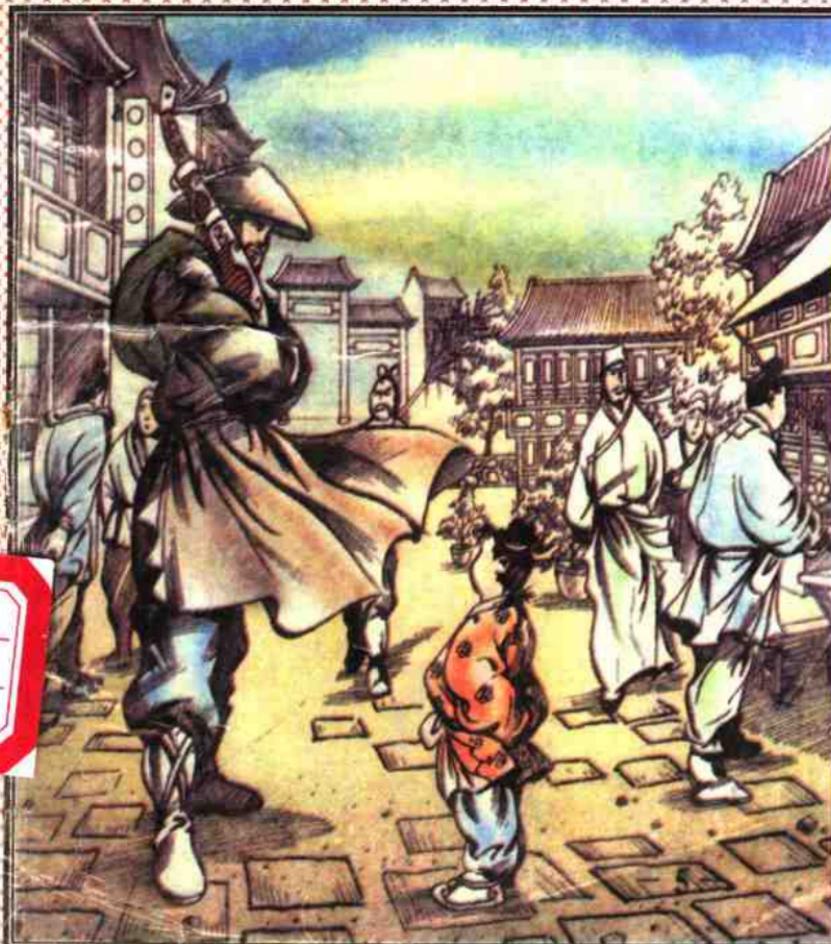


小鬼大吵闹



独孤红武侠专辑

(上)

小鬼大吵闹

上

独孤红系列⑨ /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**小鬼大吵闹/独孤红著. - 北京:文化藝術出版社, 1997. 11
(独孤红武侠专辑)**

ISBN 7-5039-1483-1/I · 641

责任编辑:郑向前

封面设计:刘文兴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

小鬼大吵闹 (独孤红)著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(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)

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

北京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开本 24 印张
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000 册

ISBN 7-5039-1483-1/I · 641 定价: 29.80 元

前　　言

台湾新派武侠小说作家，本名李炳坤，1939年生于河南开封，1963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，曾任中学教师、广播记者等职。

在学生时代，独孤红酷爱古典文学，在好友卧龙生的启发下，尝试撰定武侠小说，以一部《满江红》一夕成名，轰动港台之后，相继出版《武林正气歌》、《玉翎雕》、《武林春秋》。

独孤红作品，到一九九七年三月，共六十四部，最新的九部，前五十五部以武打历史为主，后九部以喜闹爱情为题材，把独孤红新派武侠小说推向最新的高潮！

1997年6月于北京



内容简介

干沙城斗鸡走狗场混混儿冷江月时来运转，“巧”遇上了九位江湖怪杰，经过一番调教，一跃而成为锦衣卫副指挥使。

朝廷东、西二宫争权夺利，西宫与江湖黑道相勾结，致使一位巡抚使丧命，两位巡抚使失踪，朝野震动。

冷江月奉皇上之命护送皇太子朱玉生，新任巡抚使张司同追查诸案，经过数月殊死搏斗，终于摧毁了西宫在江湖的据点逍遥堡。

然而，战功赫赫的冷江月却突然情场、官场两失意，干起了斗鸡走狗的老勾当……

哇操！人生如梦，朝廷歹寇！

本书故事复杂曲折，情节跌荡起伏，引人入胜，欲知详情如何？请看《小鬼大吵闹》！

目 录

第一章	无影杀手	(1)
第二章	逍遙堡主	(53)
第三章	幽廟淫語	(108)
第四章	智闯天南宮	(161)

目 录

第五章	夜黑风高	(218)
第六章	人心隔肚皮	(271)
第七章	醋坛子飞上天	(328)
第八章	痴情女子负心汉	(378)

目 录

第九章	家贼难防	(435)
第十章	回头是岸	(485)
第十一章	调虎离山	(540)
第十二章	借尸还魂	(594)

第五章 夜黑风高

天南宫即南宫。

当今皇家的权贵之中，除了东宫与西宫外，就数南宫势力熏天了。东宫，是东宫娘娘及皇太子的府宅。西宫，是西宫娘娘及皇次子的府宅。

天南宫，则是鲁王爷的府宅。

天南宫大宅位于胶州城正街口，正在官道中央。

很少有官道正中，耸着这么一栋巨宅，连官道都只得从左右两旁绕过去。

且不说天南宫青墙红瓦，画梁飞檐，石狮怪兽，朱漆大门的气派，单看它座立在官道上的位置，便知它主人的权势。

鲁王爷是在朝的王爷。

他的权势几可与皇太子朱玉生一比高低。

朱玉生依仗的是皇上的信任。

* * * * * 小鬼大吵闹 * * * * *

鲁王爷依仗的是西宫娘娘的青睐。

虽然西宫娘娘已有失宠之势头，但在未废之前，仍举足轻重。

除此而外，鲁王爷是名武将，曾驰骋沙场，立过许多赫赫战功，现在他的儿子小鲁王爷，侄子川中王都是军中兵权在握的大将。

因此，冷江月奉旨出京，皇上曾再三嘱咐，千万不要惹天南宫。

皇上都不敢惹天南宫，谁又敢动天南宫一根毫毛？

然而，今天例外，有个吃了豹子胆的小子为惹天南宫了！

这小子就是程三猛。

他身着侍卫官服，腰悬佩剑，昂首挺胸，带着两名锦衣卫士，气势汹汹地朝天南宫走来。

他表面上气势很凶，心里却有些发毛。

他并非不知道天南宫的权势，而是迫于无奈，冷江月警告他说，如果他不来闯天南宫，便将他“金屋藏娇”的事，告诉玉娟，他只得咬咬牙，硬着头皮，往虎口里闯。

其实，冷江月也是出于无奈。

* * * * * 小鬼大吵闹 * * * * *

司马飞羽三天前与钱工士闯天南宫，被鲁王爷拿住了，眼下生死不明。

他三次以锦衣卫副指挥使的名义，求见鲁王爷都遭到拒绝，故此只得用此下策。

据说落入天南宫者，九死一生，即使生者，也必定落个终身残废。

他怎能眼看师父司马飞羽受难，而袖手旁观？

于是，他强迫程三猛出马。

程三猛走到天南宫府邸前，故意清了清嗓子，运气嚷道：“锦衣卫武三品侍卫程三猛拜会鲁王爷！”

时值正午，大门紧闭着，府内静静的没有回应。

程三猛连嚷三遍，仍不见丝毫动静。

他内力虽不及冷江月，但这喊声料府内后院都能听得到。

这分明是看不起他这位武三品侍卫！他不觉心中动气。

目光瞟向门前。

大太阳下，两具张牙舞爪的石狮，仿佛要跳跃起来，一口将他吞噬。

* * * * * 小鬼大吵闹 * * * * *

“妈的！”他狠狠地骂着，一头向狮头撞去。

轰地一声，石屑扬起，石狮头竟被撞得凹下一小块。

跟在他身后的两名锦衣卫士，看傻了眼，惊愕的嘴张大着，半天没合拢来。

好一个铁头！

实际上，程三猛并未竭尽全力，只不过使了五成功力，他并不想惹事，只想引出鲁王爷，早早完成冷江月交给他的使命。

他舐舐嘴唇，再次运足功力发喊：“武三品……”

就在此时，门呀地一声打开了，走出一个身材高大的老苍头。

老头听觉似乎有些不灵，晃着头道：“谁在那儿乱喊乱叫的？”

程三猛挺着胸膛，迈上前一步：“是我。”

老头眯眼瞧着程三猛：“你是谁？”

程三猛神气地昂首道：“锦衣卫武三品侍卫程三猛。”

小混混儿知道要威风的时候该威风，这个锦衣卫武三品侍卫的来头也不算小了。

老头却似乎根本没听程三猛的话，眯着眼，脚步踉跄

* * * * * 小鬼大吵闹 * * * * *

地走到石狮前，像是自语，又像是说给程三猛听：“唷！是哪来的野猫子，乱碰乱撞的，连石狮头也碰破了……”

他说着，左手一抄，轻轻地抓起石狮，扭头朝门内嚷道：“外面的石狮坏了，换座新石狮来，要重一点的。”

程三猛顿时变了脸色。

这老头年已老迈，石狮少说也有五百斤左右，他居然像铃猫似地，毫不费力地提起来，其内力可想而知。

两名锦衣卫士张大的嘴里，又伸出了舌头，从门内走出。

老头拎着石狮让到一旁。

四名大汉将石狮抬放到原来石狮盘踞的地方放好。

老头手臂一挥，竟像扔猫似地将手中的石狮扔进大门里。

门内传来“轰隆”一响，程三猛觉得脚下的地皮都在颤动。

老头手一摆：“关门吧。”

四名大汉应声退入门内。

程三猛知道天南宫的大门一闭，他就再也叫不开了。

此时不行动，更待何时？

* * * * * 小鬼大吵闹 * * * * *

他身形一闪，窜向门里。

“想溜入天南宫？”老头右手快逾闪电，如勾的五指嗖地捏住程三猛的后颈，“野猫子，你这是白日做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程三猛身子突地一扭，居然从老头五指关中溜出，窜入了大门内。

程三猛使出了三奇功中的软骨神功，这是老头所未料到的招式。

“咦！”老头惊异地哼了一声，跟身抢入门内。

两名锦衣卫士也是有经验的好手，重任在身，不敢怠慢，也随后抢入府内。

进门便是座院落。

院落很宽很大，站着八名府丁。

府丁见程三猛闯入门内，一齐上前阻截，动作敏捷迅速，配合十分默契，显然是训练有素的高手。

程三猛进院后，并未往前闯，而是停住了脚步，就站在院中央。

程三猛一停步，八名府丁也停了步。

他们知道程三猛的身份，没有主人命令，谁也不敢造次。

* * * * * 小鬼大吵闹 * * * * *

老头抢步到程三猛身前，嘿嘿笑道：“程侍卫好身手。”

“过奖。”程三猛唬起脸，一本正经地道：“在下受冷副指挥使之命，前来拜会鲁王爷。”

老头扁扁嘴道：“老朽已回过冷大人的话了，鲁王爷不在府中。”

程三猛冷冷地哼了一声道：“可是我不相信。”

老头沉静地道：“可是鲁王爷的确不在府中。”

侠三猛歪起头道：“我还是不相信。”

老头噘起了嘴，显然压着一股怒火：“要如何才能让你相信呢？”

程三猛故意道：“让我在府中搜一搜，如果我找不到鲁王爷，我就相信了。”

老头的脸色变了。

八名府丁的脸色也变了。

就是皇上到此，恐怕也敢轻易说这么一个“搜”字。

这小子是存心想找死，还是疯了？

程三猛是在故意找碰儿，故意激怒对方，这是冷江月交给他的使命，因此，唯有他才有胆量说这句话。

* * * * * 小鬼大吵闹 * * * * *

“你……”老头扬起了掌。

八名府丁同时刀剑出鞘。

两名锦衣卫士也按住刀柄，随时准备见机行事。

剑拔弩张，一触即发！

“住手。”随着一声轻喝，一个锦衣人从庭堂内飘然而出。

老头闻声收住掌，闪退到一旁。

八名府丁收刀，垂手侍立两侧。

锦衣人踱上前，朝程三猛抱拳笑道：“程侍卫请到庭堂叙话。”

程三猛翘起嘴：“你是谁？”

锦衣人含笑道：“天南宫内总管路天遥。”

程三猛沉下脸：“你没资格与我说话，叫鲁王爷出来见我。”

老头闻言，脸色涨红，霍地跨前一步。

锦衣人举手阻住老头，声音倏然变冷：“程侍卫说话不要欺人太甚。”

程三猛冷哼道：“欺你又怎么样？”锦衣人脸色悖变：“程侍卫不肯相信天南宫的人？”

* * * * * 小鬼大吵闹 * * * * *

程三猛冷声道：“天南宫的鲁王爷是见不得人的么？”

“放肆！”锦衣人被激怒了，“你当你是谁？”

程三猛尖声道：“我是你爹！”

锦衣人眼一瞪，老头早已抢上，扬手一掌拍向程三猛头顶。

程三猛并不躲让，将头迎上去：“谁拍你的鸟掌！”

“看是你的头硬，还是老夫的掌硬！”老头一掌拍下。

啪地一声，程三猛怦然倒地，双眼翻白，两脚一蹬，寂然不动。

两名锦衣卫士转身就跑。

他俩的使命已经完成，剩下的就只是向等在左街口的冷江月报信了。

锦衣人呆木了。

老头也呆木了。

他俩谁也没猜到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锦衣人弯下腰来，摸摸程三猛的手脉，颈脉，脸色凝重。

老头颤声问：“真的……死了？”

锦衣人点点头。